

沧浪亭记

沧浪之水忽清忽浊，沧浪之亭时毁时建，人间亦复如斯。

我从长江之北的岳西山中出发，长途奔袭再来苏州，只为看一眼沧浪亭，访问一位陌生的故人。当日冬阳融融胜春朝，江水渺茫似高汤，江南江北虽悬隔千里，吴头楚尾的风物人情并无二致。途中温习《沧浪亭记》，一是北宋苏舜钦原作，一为明代归有光继作。苏舜钦文章旨在记沧浪亭初始风月胜概，字清句丽文情缥缈，归有光文章重在写沧浪亭古今源流变迁，叙世论史文势翩翩，两篇亭记都是绝妙好辞。

读过归有光作品全集，其人是文士也是儒家学者，散体篇章文质相兼，可与韩愈、欧阳修并驾齐驱，尤其合我心意。也读过苏舜钦文集和年谱，写过他支持“庆历新政”，被不同政见者视为仇敌，最终因为进奏院事件被削职为民，以布衣之身退隐苏州期间的凄凉景况，其诗文是典型的才子篇什。在朝为官时，苏舜钦借居岳丈杜衍家中，夜夜躲进书房，以《汉书》下酒。归有光少年时代蜗居项脊轩，日日出经入史，冥然兀坐，俯仰啸歌。他们都是万世文章宗师，也是我的文章故人。

悠悠好风送我到姑苏，妙丽文章伴我至沧浪，自以为衣袖飘飘文气淋漓，风度渐近自然，渐近古人。古人不可见，前言往行依旧照今人。

沧浪亭前一水半围，形如玉璜，色如葱管，温润不似人间物。传说，这一池水是古葑溪所化。只不知一千年前苏舜钦流落于此荡舟水中时，葑溪是何种形貌，从何而来，又往哪里而去？微风起了，风拂柳枝枝拂水，鸟飞云过气蒸蒸，池水烟波涣涣，竟然有千里之势。水国里的粉壁黛瓦、亭廊碑馆、花窗月门、苍木瘦石以及来来往往的士女，虚幻晃漾如无所依。吴中诸多二八好女子，身着丝绸汉服，淡扫蛾眉，腰肢婉转弱不胜衣，在水边作姿作势，如敦煌飞天女现身于红尘，袁宏道《迎春歌和江进之》所谓“青莲衫子藕荷裳，透额垂髫淡淡妆”，她们得风气之先，典雅妙丽也如苏州城。

水抱园，园抱亭，亭抱人。水非旧时水，园非旧时园，亭非旧时亭，人也非旧时人。世间现存的有名楼榭，大多经过多次重建，不是原物，甚至不在原处，失其旧貌也失其魂魄，慕名而往常常令人大大失望。沧浪亭则不然，气息

醇古，姿态幽娴，仿佛它原本就坐落此处，从来不曾毁灭和重建。园子曾经的主人苏舜钦似乎也从未远离，依然在竹石水槛之间左右徘徊，望山拍水，觅句寻诗。

登亭一望，园中馆清阁秀，绿拥翠堆，七子山、灵岩山、天平山遥遥在望，杳霭如海上三山。翠玲珑馆中，簪竹、罗汉竹、龟甲竹、红嘴鸡竹、斑竹、橄榄竹，林林总总百种万竿，竹风飒飒，竹语潇潇，似魏晋七贤旧日流连处。当年，王莽让方术之士到南阳占卜天下形胜，术士遥望春陵城郭，惊叹道：“气佳哉，郁郁葱葱然。”我初见沧浪亭，也作如是慨叹。

墙角的那几丛芭蕉肥绿可喜，入得眼，入得画，入得梦。

清香馆西面庭院中的那两本古枫杨，树干腐蚀成片状，树壳老苍如龙鳞，仍千柯万叶滋茂婆娑，仰之弥高。

五百名贤祠西侧有一道月门，前后门楣上各书二字，一曰“周规”，一曰“折矩”，字体非篆非隶非虫非鸟，亦篆亦隶亦虫亦鸟，极不好认，印象又极深刻。周规折矩，言语行止中规中矩。这四个字，恰是苏舜钦索居苏州境况的如实写照。生命中的最后四年，他“迹与豺狼远，心随鱼鸟闲”，避世姑苏山水之间，以诗酒文章自娱，貌似得冲旷，得天真，实则如惊弓之鸟，生怕不可知的祸难再次降临。他说：“我嗟不及群鱼乐，虚作人间半世人。”又说，“时时携酒只独往，醉倒唯有春风知。”他的诸多沧浪诗文，一字一酒，一字一愁，一字一泪，一字一血，一字一乡思。

我在五百名贤祠中留连良久，搜寻苏舜钦的平雕石像，此前曾在旧书中见过。祠里光线昏暗，石像层层叠叠，竟然没有找到。像赞却记得清晰：“倜傥高才，黜非其罪。沧浪一曲，风流长在。”寥寥十六字，曲尽他翩若惊鸿的一生。在宋仁宗温和统治的年代，斯人以才名世，竟然因为与馆阁同僚一场平平常常的聚饮，被废为庶民，最终以幽死，也是千古奇冤。

先秦古歌《孺子歌》唱道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诗歌本意是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苏舜钦当年取沧浪为亭名，除推崇天人合一的大化之境以外，大概也有示人以随遇而安、与世无争面目的用意。

步出沧浪亭，已是黄昏时分。回头一望，残照当楼，大好湖山一截截遁入暮色，逐渐



月光城 随笔

茶烟起

储劲松

支离，逐渐恹恹，像一个王朝的剪影。水湄人家已闻砧板响，菜羹香。

茶烟起

虎丘冷香阁院中，梅影疏朗清华。据说冬春花盛时，各色梅花如吴中娇娃次第开颜，冷艳而清馨，是另一个香雪海。此行来的不是时候，海涌之山秋光温煦如春日，游大吴胜壤要吃两支雪糕来解渴。同行诗人思不群说，他每每于苏州第一场雪飘落之日，独自来虎丘，观梅观鸟观自在，觅句觅诗觅仙踪，思今思古思不群。我妒忌甚，装作没有听见，眼望高高在上的碧落。

碧落之中空荡无有，只有云岩寺塔斜斜入青缥。

阖闾精金所化的白虎千古，斜而又高的砖塔千古，花开花谢的梅树千古，冷香阁前的那一株黄杨瘦硬潇洒，枝叶披离，也有不朽气象。人世间多少人多少事，多少秦皇汉武南朝北朝，一起随风去了，千古英雄毕竟难觅。人事有移换，江山依旧在。江山本无主，或者说它们就是自己的主人，闲者手闲脚闲心闲，某一时刻来到虎丘，也可以充作半个东家。今朝风日好，当惜日惜时惜寸阴，惜人惜物惜清福。

且把剑气放下，任一碧剑池如古翡翠无辜横陈。

且把真娘故事丢开，任一缕香魂云游阊门内外。

且把生公和经书都忘了，任顽石点头，任千人坐上无数游人解衣磅礴。

且在冷香阁前，黄杨树下，把一盏红茶或者绿茶慢慢啜饮，看眼中茶烟浮浮，看天上鸟翔雀飞，看阁前绿叶黄叶展叶落。想起苏东坡在惠州嘉祐寺松风亭下说的话：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。”

黄杨树据说已经一百六十多岁了，当时我以为，自己在黄杨树下也已经安安静静地闲坐了一百六十多年。古人在这棵树下喝茶，我们也在这棵树下喝茶，品茗树下的古今人都有幽赏佳兴。

思不群兄后来在诗作《在虎丘喝茶——给储劲松、杜怀超》中写道：“碧螺春最先学会游泳/而滇红下潜得更深一些/更准确地与秋末的日色对称/就像我们坐在冷香阁外/在自己身上练习窖制技艺”。本想把诗全部抄录下来，到底不敢掠人之美。

杜怀超喝绿茶，胸有层云，文章泄泄言语侃侃。思不群喝红茶，容色恬适，蕴

藉自持温润如玉。他们长住苏州，苏台风物日日见时时见，从容如在家中。来自长江以北的储劲松无茶不喝，眼里空无一物，只有一双妙人。

近日深研白居易，夜有所梦，日有所念，于是想起白居易。

十四五岁时，白居易随家人避难于江南，曾经游历苏杭二州。当时的苏州刺史是韦应物，杭州刺史是房孺复，二人一个好酒，一个好诗，性情都豪放不羁，常常在公事之余聚集宾客，饮酒赋诗，白居易羡慕得不得了。可惜他当时年少，诗名未显，人不得韦应物和房孺复的法眼，当然也入不得他们的酒筵。晚年，在《吴郡诗石记》中，白居易忆起往事，说：“韦嗜诗，房嗜酒，每与宾友一醉一咏，其风流雅韵，多播于吴中，或目韦、房为诗酒仙。时予始年十四五，旅二郡，以幼贱不得与游宴，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。”少年白居易暗暗发誓，他年一定要到苏州或者杭州当一回刺史，则此生足矣。后来他历任杭、苏二州刺史，治州理郡之余觞咏醉歌，风流雅韵也不在韦应物和房孺复之下。

这些年我也曾多次游历苏杭，心中最念是苏州，有终焉之想。曾与杜怀超和思不群郑重相约，他年当在苏州租屋常住，盘桓于吴中山水之间，与二兄为伴，时时梅中把盏月下持杯，如此方不负一生。

人生倏然如鸟影，我们都在自己身上夜以继日地练习窖制技艺。

草已白

阳光很好，稠得像蜜。草已白，霜迹已干。

日子要有光，要一点甜头，要一些不太遥远的寄托，哪怕是阿凡提系在驴嘴前的萝卜也好。文章要老，老成秦篆汉隶，老成宋元古画，老成张大千齐白石的那一部大胡子，最妙的是一纸草白，字挟风霜。

银杏在摇它们脚鸭蹼一样的叶子，枸骨冬青在数它们古珠一样的种子，柿子树不分日夜点着它们的红灯笼。有人在砍菜洗菜腌菜，有人在河畔作烟波钓徒，有人在读竖排繁体旧书。如果心如冬溪，万物安静，如果胸次清旷，人间美好，如果写得一篇稍为得意的文章，我要像松鼠捧食，双手作拱感谢上天的赐予。数十篇文章，数千根落发。